

澎湖的列管古蹟

范勝雄

——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同仁紀遊——

七十六年九月九日，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同仁澎湖文獻採集之行，因傑魯得颱風來臨而取消。十月十四日，不再理會那遠洋凱立颱風的威脅，迎著霾天秋陽，終於飛向澎湖，此行有葉英委員、黃天橫委員、黃秋月委員、方世昌委員、潘元石委員（十五日才加入行程）、筆者，及主辦單位市政府民政局林森榮專員、黃恭喜課長、黃惠美小姐、主計室杜小姐，另本市文化基金會沈、張兩小姐及文化大學碩士班研究生麥小姐等十三人。

當天上午九時五十分，華航二五一班次飛機離開臺南機場，不到一刻鐘安抵馬公。隨即搭上租用的澎湖縣車船管理處專車拜會縣政府民政局郭局長，再轉往縣文化中心參觀，該中心李主任原為本市市立圖書館同仁升任，適因公赴高不遇。中午在市內北東西餐廳大啖澎湖海鮮，價廉味美，飽盡口福。下午由縣政府民政局劉課長當嚮導，開始本次澎湖文獻採集之旅。

第一站為文澳城隍廟（馬公市西文里二十五號。第三級古蹟）。文澳舊稱隱澳或暗澳，相傳建有暗澳城，「明嘉靖年間，都督俞大猷追流寇林道乾至此，因築焉」（註一）。故址已湮沒無存，今人疑其非是，唯自古傳聞有「東城門井」遺跡在西文里東郊低窪處，或可佐證。臺灣歸清版圖後，於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在臺灣縣下設澎湖巡檢司巡檢一

員，巡檢司署即在暗澳（註二），轄東西衛、林投、奎壁、鼎灣、瓦硯、赤嵌、鎮海、西嶼、網垵等九澳。至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改設廳治，人物繁庶，又增嵵裏、通梁、吉貝、水垵等四澳，遂十有三澳，廳署即在文澳（舊名暗澳）。文澳即為澎湖巡檢暨改廳後澎湖通判駐紮所在，則建城隍廟在廳署（即原巡檢司舊署）之東，蓋「凡守土官入境，必先祭城隍而後履任」（註三）。

文澳城隍廟究創建於何時，史無明載，惟以有署應有廟觀之，當不出康熙至雍正年間。現城隍廟雖記有「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廳署典吏呂純孝重修」（註四），但已難窺當時舊規，僅遺一香爐，上刻「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荔月弟子辛懷潘敬奉」字樣，為歷史做見證。今廟規模為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重修，殿宇的絲瓜柱（註五）（圖1）為澎湖廟宇一大特色；又三川門之吊筒，雕有四大天王之調、雨二天王及一對彌勒佛，頗為逗趣可愛。

第二站為蔡廷蘭進士第（馬公市興仁里雙頭掛二十九號。第三級古蹟）。「蔡廷蘭，字香祖，學者稱秋園先生。父培華。廷蘭幼穎異，五歲讀書倍常童，八歲能文，十三補弟子員，屢試輒冠其曹。旋食餼，名藉甚，澎之廉吏蔣鏞尤愛重之。道元十二年（一八三二），澎湖飢，興泉永道周凱奉檄勘賑，廷蘭賦詩以進，備陳災黎窮困狀。凱大加稱賞，瀕行

贈以詩，有『海外英才今見之，如君始可與言詩』之句，因手錄讀書作文要訣一卷授之，題曰『香祖筆談』。時凱方以詩古文詞倡導閩南學者，廷蘭以海島諸生爲所器重，於是臺郡當道名流，如熊介臣、周潤東、姚石甫、劉次白諸公，莫不知澎湖有蔡生矣。十四年（一八三四），主講臺灣引心書院。越明年，鄉試罷歸，由金門遭颶風，船飄十晝夜，抵越南之思義府菜芹汛登岸，乃由陸返閩。途次與南國人士以詩相酬和，藉以採風問俗，行四閱月，歷萬餘里，因見聞所及，成『海南雜著』一卷。十七年（一八三七），凱調任臺灣道，舉充拔萃科，是年旋領鄉荐，郡守聘主崇文書院講席，兼引心、文石兩書院。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會試成進士，以知縣即用分發江西，年已四十有四矣。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四月，補峽江縣，至則清積案，獎善類，月課諸生，爲文手自校閱；觀瀾書院久廢，乃助修郡治章山書院，使邑士得以時就近肄業焉；峽江素號瘠區，逋賦者衆，以大義勸諭士民，民皆悅服，完納如額。次年值秋收荒歉，自捐司房筆資，請豁免逋賦，並設法賑恤，多所全活。咸豐二年（一八五二）七月解任，是歲充江西鄉試同考官，九月署南昌水利同知，十月卸事。三年（一八五三），回峽江任。五年（一八五五）八月卸事。六年（一八五六）九月，委署豐城縣，遭江水暴漲隄壞，捐廉二千七百兩，僱夫修築張家嘴、羅家角隄岸；又出貲募人撈拾屍首數百，安插難民；時粵寇逼境，所在土匪焚掠，人心風鶴，亟出駐江上，舉辦團練，令富者出貲，貧者出力，其條目簡易可行，民始有固志，屢却悍寇；以防堵出力，巡撫耆齡保升同知。九年（一八五九）三月十五日在任病故，年五十有九。廷蘭自少力學，以博雅

稱，於詩工古體，於文尤善四六，所撰『海南雜著』刊行已久。爲諸生時，佐蔣通判輯刊『澎湖續編』，網羅故實，多出其手。臺灣道周凱歿於任，金廈門下士林樹梅輩議刻『內自訟齋文集』，鳩資助費，廷蘭銳身自任，移書臺地同門生施進士瓊芳等曰：『吾師素負知人愛士，目今此事宜各盡心力，庶彰吾師之明，豈可諉之樹梅，使私爲己責哉？』其風義之篤如此。卒後，遺稿罕有知者。光緒四年（一八七八），主講文石書院金門林豪爲蒐其『惕園古近體詩』兩卷、『駢體文雜著』各若干卷（註六）。

蔡廷蘭於道光二十四年會試中二百零九名，殿試得甲辰科孫毓汶榜二甲六十一名，賜進士出身，即用知縣，係澎湖唯一進士。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返鄉祭祖，於故居建『進士第』（圖2），乃澎湖三合院式之同一造型：中央門楣嵌『進士第』石刻，左右兩廂牆面與門齊平，下段爲麒麟石堵，中段磚牆嵌松竹梅鶴圓窗，上段爲灰牆素面，硬山金型馬背屋脊；兩廂連接正屋，屋身不高，係防當地多風造型，牆基座疊砌硃石，其他石料或用內地花崗石，或就地取材，木料則運自內地，整個結構造型樸實典雅，小巧精緻，充分呈現澎湖民宅單純無華之特色。

離開澎湖本島（馬公市、湖西鄉），經中墩嶼、白沙島（白沙鄉）到漁翁島（西嶼鄉）之最南端，是此行之第三站和第四站。

第三站爲西嶼燈塔（西嶼鄉外坡村一九五號。第二級古蹟）。西嶼燈塔今稱漁翁島燈塔，現尙列爲軍事管制區，承劉課長之助，得以實地參觀，不虛此行。原燈塔係臺灣知府蔣元樞暨澎湖通判謝維祺創建於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

，「酌就嶼際古塹基地，廣其下座凡五丈，礮石爲浮圖七級，級凡七尺，惟樸固，期永遠。其頂設長明之燈，東照鷺門，西光鯤島，南達銅山、東粵，庶於一望無際之餘，知所定向。更闢地稱宮，供天后之神，而並以居司燈火者」〔註七〕。現原塔燈及天后宮皆不存，僅留道光八年（一八二八）戊子季冬月所立之「西嶼塔燈碑記」（圖3）供人憑弔，惟碑文久歷風霜，斑剝難辨，茲錄「續修西嶼塔廟記」一文以供參考〔註八〕：「西嶼塔燈始於乾隆四十三年，前郡伯蔣公元樞暨前廳謝維祺釀金建造，募僧住司燈火，爲臺廈商艘之標準，亦本地商漁船出入之瞻依，工程堅固，厥工甚鉅，舊碑刻內已詳言之。嗣因屢遭風災，塔前廟宇傾圮，照管乏人，以致玻璃損壞，塔燈興廢不時，有名無實。道光三年春，鋪商請前任協鎮、現任水師提憲陳元戎籌款，即就原基重修廟宇，中供天上聖母神位，募該地有家室安實之人住持，復司燈火，每年照舊西嶼寄碇商船每船每次捐錢一百文，尖艚船每次捐錢五十文，以資住持供給。近來商船稀少，所有前議公館租錢十二千文及媽宮商船、漁船捐費俱無所出，不敷住持一歲之用，且每月塔燈需油數十觔，全年需油數百觔，亦無經費，各董事課館錦豐等設簿勸捐，衆心踴躍，先後共集番銀四百四十元，交媽祖宮董事十家輪流生息，妥爲經理，並於西嶼就近契買園地三處，付住持耕種收租，藉資補助。每歲買油存貯，按月給住持領用，如有盈餘，積爲將來修理塔廟及補購玻璃之用，以圖久遠。從此慧燈常明，安瀾穩渡，亦好善者之所樂爲也。茲將樂輸姓名備泐諸石，以誌不朽。所有每年出入數項，另列印簿二本，一存署，一發董事，輪管備查」。

現今所見之西式燈塔（圖4）係光緒元年（一八七五）所建，門楣鑄有「DAVID M HENDERSON 1874」字樣，塔爲圓柱型髹成白色，燈種爲第四等明暗白光燈，每隔二至八秒間二閃光，亮度一、七五〇燭光；目前所用燈種已改爲四等旋轉透鏡電燈，採用交流電源，每隔三十秒急速連閃二次，亮度八〇〇、〇〇〇燭光，光照距離二〇・五哩。在燈塔區圍牆外，有一洋妞墳墓，據說爲守塔人之愛女，病歿葬軀於此，上豎一澎湖石作十字架，刻有「IN MEMORY OF □□□□□□□□□□ 1890」字樣，第四行字跡已模糊莫辨。紅顏青塚，白塔藍天，瞻望故國，風濤嗚咽。

第四站爲西台古堡（西嶼鄉外坡村二七八號。第一級古蹟）。「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防洋事起，臺澎戒嚴。六月十五、六等日，夷船在澎湖及臺郡外洋窺伺，拒却之。時兵備道姚瑩與總兵達洪阿悉力拒守，屢破洋船，瑩前後條議，請添造大艦大礮，分配臺澎要口，擇建礮臺，招勇設守。……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夏，日本國與臺灣生番滋事，臺澎戒嚴，欽差大臣沈葆楨渡臺視師，閱澎湖海口，副將吳奇勳條陳防海事宜，請募勇軍協守，通判劉邦憲舉辦民團。奇勳上沈欽憲守澎方略，建議請於新城、金龜頭、蛇頭、西嶼等處築造礮臺，安設大礮，添募勇軍二千，分布要害。八月，設轉運局於媽宮澳，以澎湖爲臺廈出入門戶，輪船來往必經之地，且海上風颶不常，輪船至鳳山港口，遇風色未順，仍須收回澎湖就近寄泊，以候天時，是澎湖一隅，實爲中外關鍵，議設轉運局接濟供應，以利軍行。……光緒元年（一八七五）秋七月，辦理臺澎等處海防事務沈葆楨由臺灣至澎，閱視澎湖礮臺。三年（一八七七），福建巡撫丁日昌巡臺，閱視澎

湖港口。九年（一八八三），通判李嘉棠築礮臺於西嶼。西嶼內外塹爲澎湖口門第一要害，至是李倅築二礮臺，役竣，極爲堅穩，惜未能安礮配兵，而海氛遽作。十年（一八八四），防海事起，臺澎沿邊戒嚴，時法國與越南啓衅，其酋孤拔率戰輪犯閩封港，入基隆港內踞之，以戰船遊奕海面，伺截商艘，行旅幾斷。而欽使劉銘傳乃以新任澎湖副將周善初統領前路勇軍五營，在澎分布設守；通判鄭膺杰募水勇四百名守文澳；遊擊梁璟夫帶粵勇二百名守金龜頭礮臺；其媽宮港口之蛇頭、四角仔小嶼各築礮圍，分兵爲守；西嶼雖有礮臺，並無一兵一礮。十一年（一八八五）二月十三日，孤拔率戰輪來犯，自泊峙裏，以四船進攻，見西嶼內外塹有礮臺，夷船開炮擊之不中，而礮臺不回一炮，知其無備，乃直指媽宮港，法酋於十五日由雙頭跨直抵媽宮據之。是役也，法兵由大路長驅直進，而各社口要路多安大礮，設有人伏而燃之，彼將無噍類矣，乃以威令不行，應援不力，卒致債事，惜哉！接仗後數日，而和議信至，孤拔旋死於澎湖，夷兵亦多疫死，至六月二十四日，其酋李士卑斯始率衆去，臺澎解嚴，而築城改鎮之議遂起矣」（註九）。澎湖歷經道光二十年、同治十三年、光緒十一年三役，認定西嶼內外塹實爲澎湖口門第一要害，西嶼礮臺之大力建設乃刻不容緩。

「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春正月，總兵吳宏洛拆建西嶼東西兩礮臺，其金龜頭、大城北新造兩臺，式樣較高，與前迥異，十五年（一八八九）正月工竣。西礮臺，安設後膛礮四尊（在西嶼外坡，十寸徑口兩尊，十二寸、六寸徑口各一尊）；東礮臺，安設後膛礮三尊（在西嶼內坡，七寸、八寸、十寸徑口各一尊）；金龜頭礮臺，安設後膛礮三尊（在媽

宮隘口，十二寸徑口一尊，十寸、七寸徑口各一尊）；大城北礮臺，安設後膛礮三尊（在大城山頂，六寸、七寸、八寸徑口各一尊）；東城礮臺，安設後膛礮一尊（在大東門之東南方，五寸徑口）。右後膛礮十四尊名阿姆斯脫朗，係英國所造。謹按：外坡、金龜頭爲口要害，宜多設數尊，較爲嚴密」（註十）。西嶼外坡西礮臺既爲口要害，不惜拆除重建，乃有今日「西臺古堡」之規模。

西嶼西礮臺建造完成後，供爲水師及砲兵之訓練基地。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三月二十四日，日軍登陸澎湖進襲媽宮城時，清軍西嶼守將劉忠樑曾開砲擊之，日軍略有死傷，當媽宮城失陷，西嶼清軍仍砲轟日軍，日軍多避城外；二十五日晨，日艦羣攻西嶼，爲劉忠樑擊傷一艦而退，後西礮臺之火藥庫爲日砲所毀，劉忠樑亦戰死，西嶼即被日軍佔領，這是西嶼礮臺經歷的僅有一次戰役。當日軍攻佔西嶼時，有名陳連陞者，曾入北洋水師，熟悉拆砲、裝砲技能，不願見大砲落入敵手，故將砲械重要零件拆毀埋藏，頓成廢砲。光復後，西臺古堡由國軍接管，除原有防禦設施外，曾增建營房數間，現已拆除。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交回西嶼鄉公所管理，對外開放觀光。

按澎湖本島及中墩嶼、白沙島、漁翁島之形勢有如馬蹄鐵，環圍成澎湖灣，拱衛灣內明珠媽宮城，其東西兩極風櫃尾與西嶼外坡互爲犄角。外坡尤爲險要，并內坡建有西東兩礮臺，與媽宮城之金龜頭、大城北、東城三礮臺對峙，控制澎湖灣入口水道，爲澎湖一區關鍵之地。

西嶼西礮臺之建造，係臺灣巡撫劉銘傳奏議修造礮臺及外購槍砲所促成，由德人鮑恩士設計，新任澎湖水師總兵吳

宏洛督建(圖5)。自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正月興工，歷時兩年，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安裝英製阿姆斯脫朗後膛礮四尊。設計概念係引用當時歐美礮臺之營壘方式，甚至水泥亦遠自英國購置，整座堡壘由一山字形磚石拱頂甬道圍築而成，上覆土石，使甬道一邊貼土，一邊對外開敞，礮臺則置於底線甬道外。中央甬道為入口，拱頂上嵌「西嶼西臺」(圖6)字樣，乃因與西嶼東臺相對而命名。堡壘主體半置土中，為一凹陷式建築，配合西嶼內外坡之平臺地形景觀，形成自然之隱蔽，使敵人不易察覺。又營建技術亦頗足稱道，如正交叉拱、斜交叉拱之運用，與拱門、拱窗之作法，幾為集拱型建築施工之大成。

回程遊覽大義宮(西嶼鄉竹灣村一〇〇號)，廟庭地面的澎湖羣島圖及地下的硧硧石砌窟洞，頗為別緻。晚餐在西嶼清心飯店，此店因總統經國先生曾為座上客而名噪一時，席間方世昌委員酒興甚濃，小酌頻頻；葉英委員亦豪情大發，直嚷要吃兒(蚵)子，舉座為之大驚失色，繼而哄堂絕倒，亦澎湖之旅之一段雅興也。

回到住宿地澎湖青年活動中心，夜幕已垂，對岸漁翁島剛入夢鄉，但見嶼影橫陳，殘星高掛，籟寂浪靜，海風習習，頗有深秋涼意，而「西嶼落霞」之美竟失之交臂，甚覺遺憾。按余文儀之「續修臺灣府志」，列有「西嶼落霞」為臺郡八景之一；蔣鏞之「澎湖續編」澎湖八景，而「西嶼落霞」在焉(註十一)；今澎湖人士擬議澎湖新八景，舊事已非，但「西嶼落霞」却不因時空的嬗遞而消失，永遠駐足在那兒，永遠那麼地美！

中宵夜譚，一宿無語，隔天趕早，徜徉在活動中心的廊

臺上，欣賞澎湖灣的晨景，但見遠山含黛，藍水微波，海鷗低徊，漁舟點點，別有一番感受在心頭。七時過後，又開始十五日的行程。

第五站為馬公觀音亭(馬公市中興里介壽路七號。第三級古蹟)。觀音亭舊稱觀音廟，「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遊擊薛奎創建。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重修(註十二)。「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五月，前廳陳銓會同澎湖馬蛟、溫靖，烽火參將魏大斌，左右營遊擊黃必成、柴大紀，守備楊開春、謝恩，千總潘鍾、黃捷魁等勸募，撤基全修。嘉慶十年(一八〇五)十月，澎鎮副總兵官王得祿，護協陳景星，遊擊聶世俊、盧慶長，守備時胡麟、黃定國復倡捐重修」(註十三)。「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例貢生黃學周等鳩捐重建。光緒十年(一八八四)間，廟內羅漢經法夷毀掠，鐘鼓等物盡擄去。十七年(一八九一)，總兵吳宏洛捐銀五百元修補，剩銀百餘，置南門內店屋收租，以資香火。廟外有放生池，隔水近山，烟波浩沓，景頗幽曠(註十四)。民國十六年(日昭和二年，一九二七)重修。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十月再修。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在放生池上建「望潮亭」。

馬公觀音亭座東朝西，呈四合院格局。前進三川門後留中庭，左右置鐘鼓樓；二進為拜殿連接正殿，拜殿前又建亭屋，頗有異趣；三進為後殿，步步高陞，一氣呵成，廟宇極為寬敞，惜多見民國後重修痕跡。亭前古砲，上鐫「光緒二年奉憲鑄造臺協左營大炮重二千觔匠首林茂昇副匠首林國琬」字樣，幾近難辨。亭右古鐘，鐘唇殘缺，未識鐫字，年代不詳。亭左即放生池，傳說係觀音脚印。

用過早餐，同仁有往大嶼（七美鄉）一遊之議，不巧十五日適逢星期四，車船管理處交通船例休停開，頗覺悵憾。旋擬搭民營觀光船往距本島南方最近之桶盤、虎井兩嶼（馬公市），嗣顧及已呈超載之危險而作罷，離島之遊因而取消。

第六站爲澎湖天后宮（馬公市長安里正義街十九號。第一級古蹟）。馬公（註十五）舊稱媽宮，乃因該地自古建有娘媽宮而得名；又有稱馬宮、碼宮、馬貢（註十六）者，皆因諸音之訛。娘媽宮俗稱媽祖宮，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以庇護漕運始封天妃（註十七），稱天妃宮；明代因之；清聖祖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琉球冊使汪以水道危險荷神護佑復命，奏請春秋祀典，又將軍侯施以澎湖得捷默叨神助，奏請加封天后（註十八），嗣後因稱爲天后宮。按澎湖天后宮創建於何時，衆說紛紜，史缺明據，惟廟址立有明神宗萬曆三十二年（一六〇四）「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碑，且史載「澎湖港形如葫蘆，上有天妃宮，此沈將軍有容折韋麻郎處也」（註十九），至少可證建廟當在萬曆三十二年以前；又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始封天妃，既稱「上有天妃宮」，則有人主張建廟當溯至至元十八年，姑且存疑。

清「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巡臺御史禪濟布奏聞，御賜「神昭海表」之額（註二十）。「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與關帝廟春秋祭祀，俱取之正供（註二十一）。「自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奉文起，每歲三祭，開支錢糧銀十七兩；是年五月，前廳周于仁、協鎮顧元亮、左營遊府柳圓共捐俸銀三十六兩，置買澳民黃明店屋，每月紋廣租銀六錢五分，交約正高士典等按月收租，以爲廟中香燈之費」（註二十二）

。「庚午年間（一七五〇）」，前廳何器、澎協邱有章改造後殿（註二十三）。「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協鎮李南馨、左營遊擊羅光昭、右營遊擊黃象新、左右營守備雷鳴揚、聶世俊，會同蘇松鎮孫全謀、千總李光顯倡捐重修。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前廳陞寶、澎協陳一凱、護協蕭得華、護左營遊擊江鶴、護右營遊擊李如榮、左右營守備周萬清、吳國彩倡捐勸修（註二十四）。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本廟住持僧信昭重修。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春二月，法僧孤拔犯媽宮港，「十三、十四等日，媽宮民北逃頂山，沿途大砲雨下，無一碰破傷人者，是夜廣勇、臺州勇大掠媽宮街，放火延燒店屋殆盡，法僧釘我大炮，毀我廟宇」（註二十五）。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三月二十四日日軍進襲媽宮城，市街遭到破壞，天后宮即爲被毀建物之一。民國十一年（日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以「迄今年久，風雨飄搖，多者墻垣傾圮，況又兵燹兩遭，形成殘缺」（註二十六），而集資重建。因舊規湫隘，遂增而廣之，「買廟邊店屋，移故址，築故基，增前進，造後樓，凡塑廟中神像器物，無不煥然一新」（註二十七），終於翌年完工。民國七十二年（一九八三）七月，天后宮開始臺灣光復後之大修，於民國七十四年（一九八五）五月完成，乃呈現今日之面貌。在大修期間，經內政部指定爲臺灣地區第一級古蹟。

澎湖天后宮位在小丘上，背山面海，座北朝南。三川門階階高陞，東西兩廂各有邊門進出（圖7）；過中庭，陞高爲拜殿連接正殿；再過後庭，陞高爲二層樓建物；前後共三進。二進正殿祀奉媽祖；育麟廳在天后宮東室；「節孝祠在天后宮西室。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正月署通判魏彥儀設

，……於春秋行祭天后禮畢後，同日附祭。同治六年（一八六七），道憲吳檄行臺澎所屬廳縣舉報節孝，援照福州之例，彙案請旌。咸豐間，有奸民將節孝祠爲捐輸局，祠內碑記、聯匾皆被毀棄，幸諸生方景雲仗義力爭，卒得申理，逐出奸民並罰項三百緡充爲祭費，聞者快之。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媽宮澳商民黃學周、黃鶴年籌貲重修」（註二十八）。

三進爲公善樓，樓上外懸「清風閣」匾，乃澎湖士子以文會友暨公益人士集會之所，今充爲「澎湖文物館」，內有民國八年（日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得之天后宮祭壇下之「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碑，不睹此碑，實未遊澎湖也。另有澎湖唯一進士蔡廷蘭於道光丙午年（一八四六）仲夏之月所題之「功庇斯文」匾（圖8），亦高掛樓上正中，彌足珍貴。

澎湖天后宮正殿懸有勅賜之寶「與天同功」匾（註二十九），而廟宇木雕之精美，彩繪之雅緻，尤爲其特色，惜乎大修後外貌已失古趣，尤其簷飾剪黏更爲修復後之一大敗筆。

第七站爲施公祠及萬軍井（馬公市中央里中央街一巷十號及十一號旁。第三級古蹟）。施公祠原名施將軍廟，「廟在媽宮澳東街，前水師提督施琅平臺有功，封靖海侯，官民建祠祀之。通判蔣鏞查在澎奉差因公遭風歿於王事者，皆無專祀，因籌捐銅錢三十二千文，發交鹽館生息，又籌捐銅錢四十千文，移營生息，附祭各木主於此以報之」（註三十）。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重修後改今名。光緒二十二年（日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日人征地闢爲澎湖病院，乃遷址於萬軍井前，祠屋窳陋，格局隘促，懸有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護福建澎湖水師副總兵詹功顯之「寰海皆春」匾。另有「施將軍廟」碑（註三十一）置孔子廟前，當係未隨舊

祠遷移新址者。

萬軍井又稱師泉井、媽宮社大井，俗呼施井。「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靖海侯施琅率師討鄭逆，先克澎湖，駐兵萬餘於此。先時水泉微弱，不足以供衆師之食，侯虔禱於天后神，甘泉立湧，汲之不竭，兵無竭飲。至今此井水泉亦甚旺焉，但水味略覺有些鹹氣耳」（註三十二）。萬軍井位於大井街，又稱大井頭街（註三十三），今稱中央街，爲澎湖最早市街之一，蜿蜒曲折，古厝散落。

第八站爲四眼井（馬公市中央里中央街四十號前。第三級古蹟）。四眼井又稱四穴井、四孔井，與萬軍井分占大井街北、西兩端。井深約三公尺，徑約二公尺，井口覆蓋石板，留有四個圓形汲水口，造型奇特，因而得名（圖9）。

第九站爲臺廈郊會館（馬公市重慶里中山路六巷九號。第三級古蹟）。臺廈郊爲清代貿易於臺廈間之澎湖商人所組成之團體，會館設於水仙宮，「在媽祖宮前，左營遊擊薛奎建」（註三十四）。「乾隆庚子（一七八〇）二月，澎協招成萬捐廉率同海澄監生郭志達勸捐重修。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十月，前左營遊擊阮朝良與議，先後會同通判蔣鏞、護協沈朝冠、協鎮孫得發、署左營遊擊黃步青、溫兆鳳、右營遊擊蕭得華及守備周天成、吳國彩倡捐改造」（註三十五）。「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媽宮街商民鳩貲修建」（註三十六）。日據後，光緒二十六年（日明治三十三年，一九〇〇）臺廈郊改稱爲「實業會館」，原奉祀之媽祖也改爲水仙王（註三十七），不知何故。現臺廈郊會館爲二層樓建物，樓下即會館，樓上爲水仙宮，已失古蹟原貌。

第十站爲媽宮古城（馬公市金龍路順承門及澎湖防衛司

令部內大西門。第二級古蹟。澎湖本無城也，「稽之舊志，又有載暗澳城係明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都督俞大猷建，以備征流寇林道乾為駐師之所一事。暗澳即今之文澳，廳署在焉，然問所謂暗澳城者，則居人之耆艾者，亦不知其基址之在於何處也。蓋世遠年湮，存而不論，闕疑焉可也」〔註三十八〕。「考媽宮澳之西，逼近海岸，有所謂新城者，小而堅緻，今已改建，其為何時所築，不可考矣。至如瓦硯、大城山北各有城垣舊址，然亦僅存其名耳」〔註三十九〕。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春二月，法酋孤拔犯媽宮港之役後，臺澎解嚴，而築城改鎮之議遂起矣。

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十二月，總兵吳宏洛領項在媽宮澳建城垣，「周圍長七百八十九丈二尺五寸，墻垛五百七十箇，墻身連垛計高一丈八尺，脚根入地三尺五寸，厚二丈四尺，設東、西、南、北、小西、小南共六門。東南臨海，西接金龜頭礮台，北面護城河一道。其東、西、北、小西、小南五門，上蓋敵樓各一座，東、西、北三門內旁，蓋更樓各兩間，西間內南首更樓一門。又東城安設礮位一尊，城墻內蓋兵房四間」〔註四十〕，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十月竣工。按東門名朝陽門，位於民生、民福兩路交口處（今中小企業銀行對面）；南門名即敘門，位於中山路、正義街附近（今天后宮外電信局）；西門名大西門，是六門中唯一不蓋敵樓之城門，位於介壽路上（今澎湖防衛司令部中興門，民國五十一年建）；北門名拱辰門，位於民生、民族兩路交口處（今公車總站前）；小西門名順承門，為五座敵樓中之僅存者，位於中山、金龍兩路交口處；小南門名迎薰門，位於中山、中正兩路交口處（今石油公司、縣農會之間）。至

於城垣部分，因日據時期實施市區改正，拆除北東南三面城墻，開闢道路，僅存北門（拱辰門）經西門（大西門）至小西門（順承門）間一段，今澎湖防衛司令部兼做圍牆者，尚稱完好。

下午自由活動，部分同仁相約乘專車繞往馬公對岸風櫃尾一遊。途經荷軍登陸處，但見紅土磧磧，草木稀疏，淺灣礁岸，極目荒涼。在風櫃尾有名「風櫃洞」者，乃礁石穿貫，引來怒潮，沖擊洞穴，迴旋激盪，轟隆雷鳴，嗡嗡作響，水柱上噴，高達數丈，此「風櫃飛濤」〔註四十一〕也。風櫃尾前即桶盤、虎井兩嶼，蒼海茫茫，慳吝一遊，未識其廬山真面目。

回程經嵵裡，下車看古厝，皆澎湖一式之三合院型態。有殘破不堪者，此或屋主異地發跡，不再回鄉；有新蓋洋房突出在古厝羣中者，代表紮根迎接嶄新風貌的一代；新舊雜陳，興亡交替，時空嬗遞，歲月不居，徘徊流連，倍極傷感！再驅車往澎湖本島東南濱海之湖西鄉林投公園，但見海岸綿延，白沙無垠，頗有夏威夷「威基基」海灘之景緻，惜未能開發耳！昂首正東突出一角，即龍門港也，臺灣距此，近在咫尺。夕陽又已西下，漁舟亦再歸帆，回到宿處，又錯過「西嶼落霞」美景，只好留待再來之時了。

晚飯後，貪圖夜風涼爽，忘却多日倦意，獨登廊台，怡然自得。嗣與葉英委員、黃天橫委員閒聊竟夜，交換心得，把握在澎湖的一分一秒。十月十六日，華航二五二班次飛機迎風飛回臺南機場，當天上午八時五十分起程，較來時多出五分鐘。上天保佑，凱立颱風早已北轉遠颺，才能順利完成此次澎湖文獻採集之行。

一 澎湖列管的古蹟 —

註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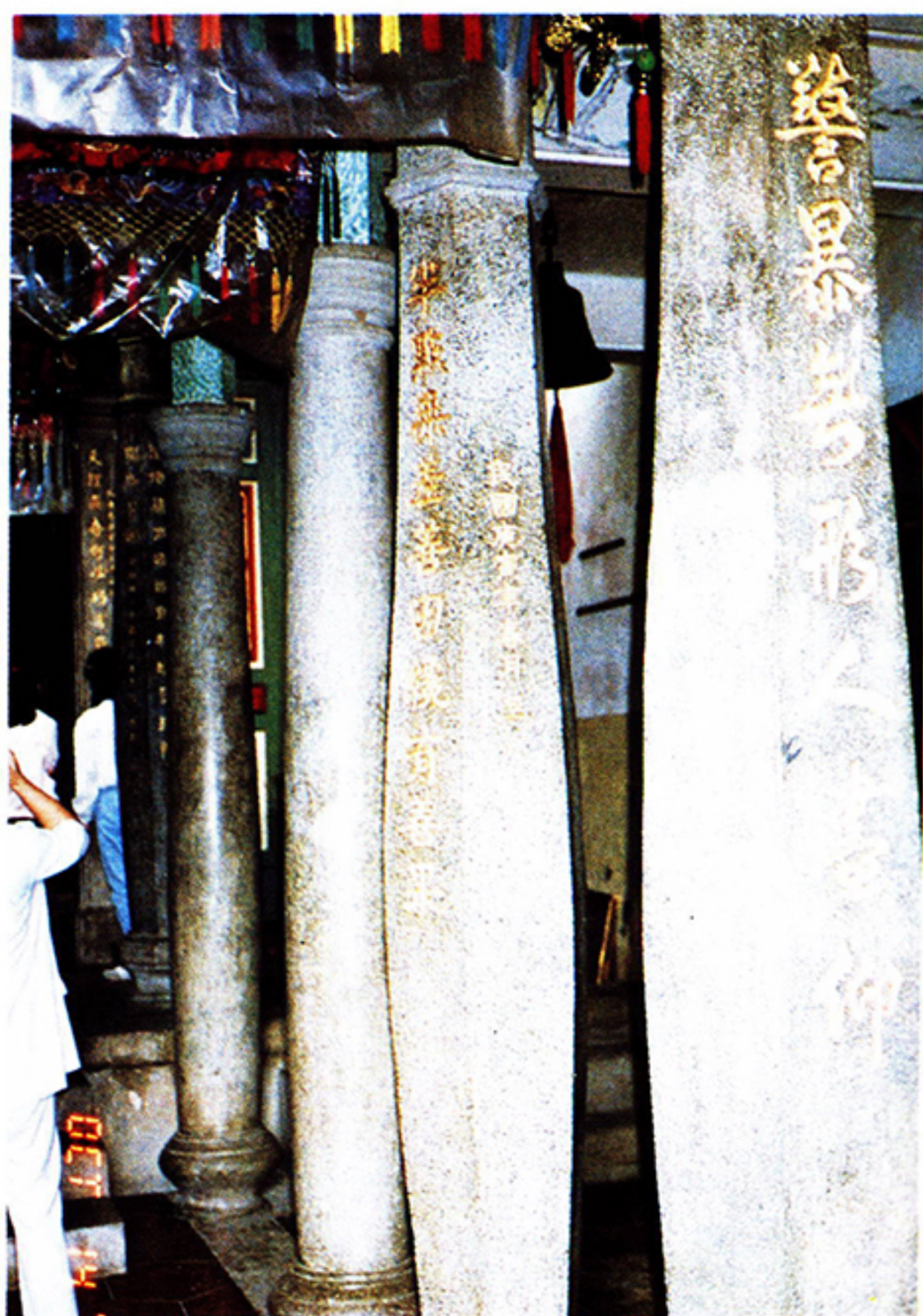
- 〔註一〕 見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志城池目。
〔註二〕 見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一封域志山川（附海道）目臺灣縣水道附澎湖澳：「一曰暗澳 在大山嶼之東。原有土城，今圯。巡檢司署在此。」
〔註三〕 見胡建偉「澎湖紀略」卷之二地理紀廟祀目。
〔註四〕 見林豪「澎湖廳志」卷二規制祠廟（叢祠附）目。
〔註五〕 稜線奇特之絲瓜為澎湖蔬果特產，澎湖廟宇殿柱多見其造型。
〔註六〕 見林豪「澎湖廳志」卷七人物（上）文學目。
〔註七〕 見蔣鏞「澎湖續編」卷下藝文紀記目：蔣元樞之「創建西嶼塔燈碑記」。
〔註八〕 同註七。該文認係與「西嶼塔燈碑記」同一內容。
〔註九〕 見林豪「澎湖廳志」卷十一舊事紀兵目。
〔註十〕 見林豪「澎湖廳志」卷五武備海防目及附考。
〔註十一〕 見蔣鏞「澎湖續編」卷下藝文紀詩目。
〔註十二〕 同註三。
〔註十三〕 見蔣鏞「澎湖續編」卷上地理紀廟祀目。
〔註十四〕 同註四。
〔註十五〕 民國九年（日大正九年，一九二〇），日人在臺灣實施地名改正，改媽宮為馬公。
〔註十六〕 見「臺灣海防檔」、「清德宗實錄選輯」、「李文忠公選集」等。
〔註十七〕 見「天妃顯聖錄」歷朝褒封致祭詔誥目。（臺灣文獻叢刊第七七種）
〔註十八〕 同註十七。
〔註十九〕 見董應舉「崇相集選錄」與南二太公祖書目。（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三七種）
〔註二十〕 同註三。
〔註二十一〕 見周于仁、胡格「澎湖志略」宮廟目。
〔註二十二〕 同註三。另見註七，柳圓之「天后宮東廊石碑記」。
〔註二十三〕 同註四。另見註七，何器之「天后宮西廊碑記」。
〔註二十四〕 同註十三。
〔註二十五〕 同註九。
〔註二十六〕 見日大正十二年立之「天后宮改建碑記」。

- 〔註二十七〕 同註二十六。
〔註二十八〕 同註四。
〔註二十九〕 臺南大天后宮「與天同功」匾題光緒御筆之寶。
〔註三十〕 同註十三。
〔註三十一〕 碑文見蔣鏞「澎湖續編」卷下藝文紀記目：「施將軍廟碑記」。
〔註三十二〕 見胡建偉「澎湖紀略」卷之二地理紀井泉目。
〔註三十三〕 見陳文達「臺灣縣志」卷之九雜記志古蹟井目：「大井，在澎湖媽祖宮東，開鑿不知何年。將軍侯施琅平台之時，泉大湧，即此井也，亦名大井頭」。
〔註三十四〕 見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九典禮（祠祀附）。又卷十四職官二（武職）職官（武）目：「澎湖水師協鎮右營遊擊薛奎：遼東人，行伍，康熙三十四年任。」其下任翁國禎為康熙四十八年任（惟稍早之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載翁國禎為康熙四十五年任），知水仙宮建於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至四十八年（一七〇九）間。
〔註三十五〕 同註十三。
〔註三十六〕 同註四。
〔註三十七〕 見光緒二十六年臺廈郊所訂規章及光緒二十七年再訂之附錄約章十二則。
〔註三十八〕 見胡建偉「澎湖紀略」卷之二地理紀城池目。
〔註三十九〕 見林豪「澎湖廳志」卷二規制城池目。
〔註四十〕 同註三十九。
〔註四十一〕 見林豪「澎湖廳志」卷一封域山川（八景附）目。

作者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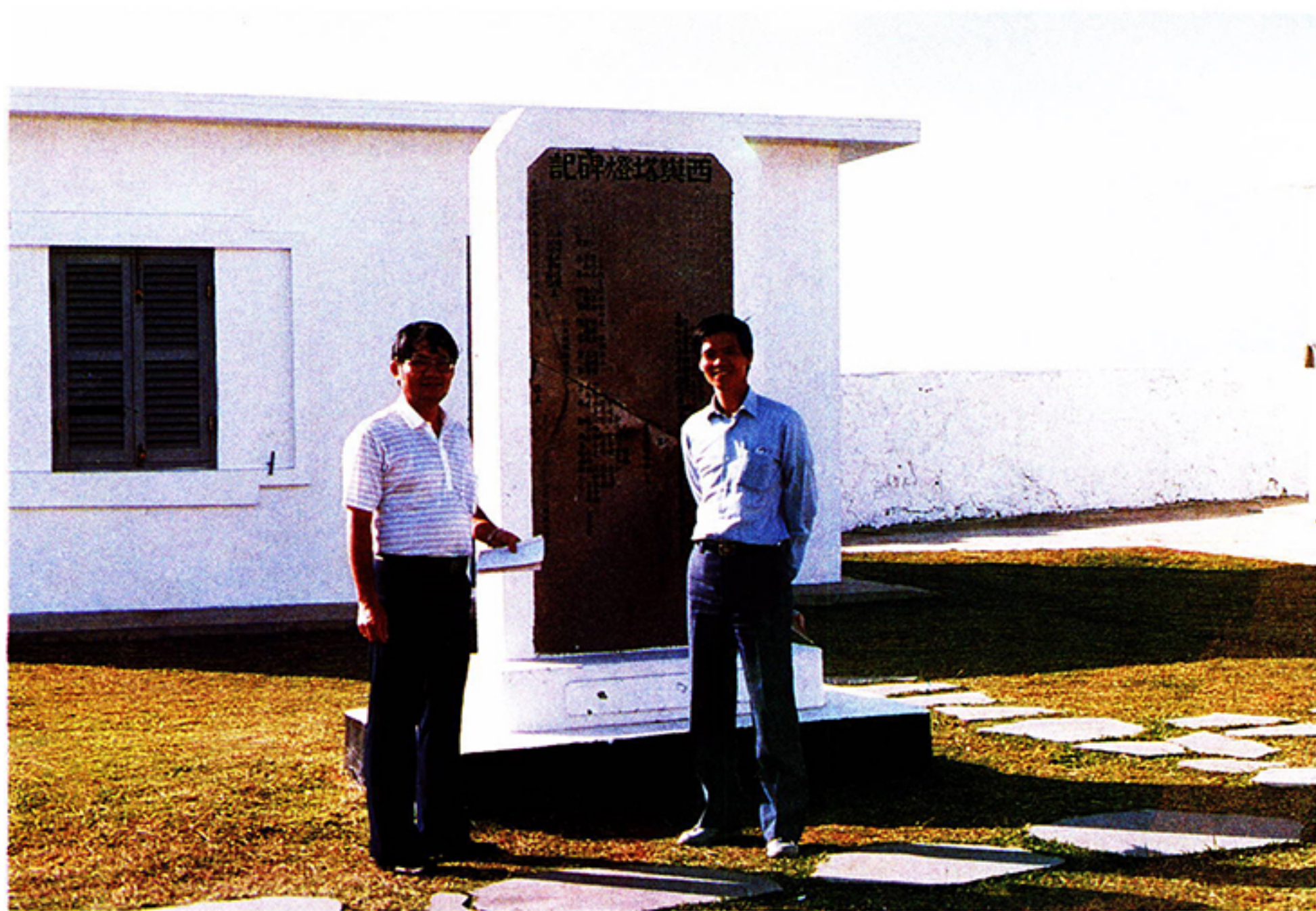
范勝雄：
臺灣省臺南市南大
民國30年5月7日生
成功大學畢業、高考及格
原任中油公司土木工程師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技正
現任土木技師
纂修「臺南市志政事志建設篇」
撰編「臺南市第一、二、三級古蹟概述」等

爲型造柱瓜絲（1圖）
。色特大一字廟湖澎



（圖2）澎湖唯一進士蔡廷蘭故居「進士第」。

(圖3) 道光八年澎湖通判蔣鏞所立
之「西嶼塔燈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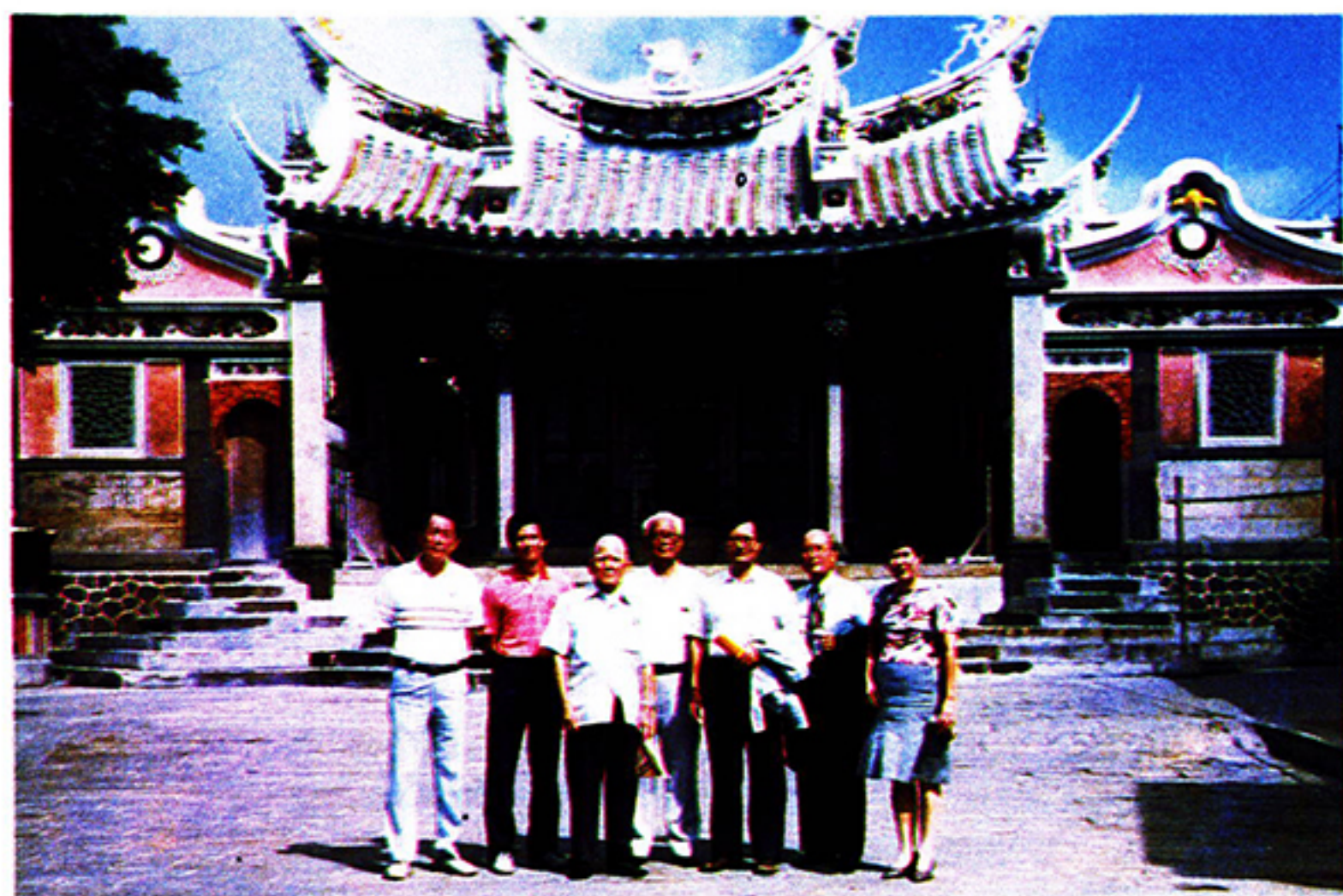
之造建年元緒光 (4圖)
。塔燈 (嶼西) 島翁漁



(圖5) 西嶼西礮台安設英製阿姆斯脫朗後
膛礮四尊(十寸徑口兩尊，十二寸
、六寸徑口各一尊)。

洞門形拱之「台西嶼西」有嵌(6圖)
央中之「堡古台西」形字山爲
。口入道甬





(圖7) 臺南市文獻委員會
同仁於澎湖天后宮
前合影。



(圖8) 道光二十六年，蔡廷蘭
進士返鄉祭祖，於澎湖
天后宮所題之「功庇斯
文」匾。



(圖9) 四眼井有四個圓形汲水口，
造型奇特。

— 獻 文 灣 臺 —